

後山居士文集

十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七

陳 師道 無已

論

正統論

統者一也。一天下而君之，王事也。君子之所貴也。吾於詩春秋孟子見之也。周南自風而雅士者之事也。召南自家而國詠侯之事也。公羊子曰：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孟子曰：伊尹，天下有百里之地。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七

陳師道無已

論

正統論

統者一也一天下而君之王事也君子之所貴也吾於詩春秋孟子見之也周南自風而雅王者之事也召南自家而國諸侯之事也公羊子曰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孟子曰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也夫正者以有貳也非謂得之有正與否也天下有貳君子擇而與之所以致一也不一則無君無君則人道盡矣吾於中說見之也王子曰中國有一聖人明之中國有並聖人除之夫列國並立而不相尚君子必致于一者不欲天下一日而無君也吾於春秋見之也詩降於風書絕於文侯之命則天下無王矣春秋所以作也

天下無王而正月必書王者所以君之也。由周而上，天下爲一，學者所不論也。由周而下，至于五代，其所論者五焉。有其位而不一者，東周是也。有天下而無位者，齊晉是也。有其統而爲閔者，秦新是也。無其統而爲僞者，魏梁是也。上無所始，下無所終，南北是也。正之說有三，而其用一三者，天地人也。天者命也，天與賢則賢，天與子則子，非人所能爲也。

故君子敬焉。地者中國也，天地之所合也。先王之所治也，禮樂刑政之所出也。故君子慕焉。人者德功也，德者化也，功者事也。故君子尚焉。一者義也，可進則進，可黜則黜，而統有歸矣。吾於詩與春秋見之也。西伯諸侯也，君子與其王平桓周之餘，而君子奪其王也。隱公攝位而先君之元子，君子與其君也。桓公世子也，王與諸侯大夫國人君之，而王法

之所討君子黜之文王西夷之人秦與  
吳楚戎蠻也君子進而中國之也杞夏  
裔也君子斥而夷狄之也自周之東夷  
於諸侯其所有者號爾故詩降而書絕  
之君子蓋有待也夫詩降而書絕則天  
下無周矣王者可以作也而卒無以代  
之徒以先王之世天下須君而復與之  
豈君子所欲哉桓文一中國却外夷出  
民水火之中有功矣而天命未改故管

仲不得而革也夫周存之者天也文武  
之澤也黜之者人也天下之法也此周  
與齊晉之辨也秦之昭襄始亡周而臣  
諸侯及始皇又合六國而爲一而學者  
不以接統豈不已甚矣哉以秦之暴疾  
之可也而不謂天下爲秦可乎奪之其  
誰與哉新莽漢之盜也而漢討之是猶  
夏之窮羿衛之州吁而齊之無知也而  
學者疑其年吾於春秋見之也魯昭公

之失國寓於諸侯而季氏服君之服君之事者七年君子以其前繫之昭其後繫之定則以元始屬之建武其可矣此秦新之辨也三國之一吾於續書見之也漢中邦之舊也劉葛之所造也君子之所向也而地則四隅也德遠而功邇君子不得而私焉吳魏皆有志於天下又皆有功於民而魏則中州也於是與之其得已乎此曹魏之辨也自晉而下則爲陳陳亡於隋則有終自隋而上則爲魏魏而上爲燕趙趙繼晉者也晉之亡猶秦也非人亡之也舉天下而棄之智者得之而謂之逆乎其事則漢唐其名則霸其義則雖非桓文亦非晉之罪人也則有始石氏羯也慕容氏鮮卑也然居中國之位有中國之民而行中國之政矣是猶書之秦春秋之吳楚也燕趙不爲夷而謂魏爲狄乎南北之變

吾於元經見之也晉之東猶漢也屬而  
繼宗古之制也其所以貴者以中土之  
無代也君子因其舊而與之猶周也皇  
始授魏進之也天也而帝晉者人也魏  
可貴而未貴晉可賤而未賤故君子持  
之也持之者待其定也晉宋有其志又  
有其功而魏未有以勝之武文沒而孝  
文興於是南北定矣故宋亡而帝魏也  
孝建之後可以奪矣而君子不忍者武

文之澤也故因其亡而取之或曰魏假  
之華齊梁陳斥之蠻無乃悖乎曰夷而  
變雖未純乎夏君子進之也夏而變雖  
未純乎夷君子斥之也矧其純乎孔子  
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不考其  
素善其變也又况終身由之者乎色斯  
舉矣而不察其著惡其變也又况言弗  
行乎此南北之辨也學者擬梁於新而  
唐非其族也且其取之奪也非討也吾

於春秋見之也楚比盜也而棄疾殺之  
君子書之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以情  
不以迹也梁之存猶魏也此朱梁之辨  
吾於正統質之經以定其論資之公以  
濟其義折衆說之枉而歸諸正度乎其  
可也

### 取守論

世之說曰文武異道取守異宜武夫策  
士可以進取儒者可與守成秦以用武

陳一

六

而亡宋襄公以用儒而敗故漢取以詐  
力守以仁義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  
是不然猶之於人也有喜則有怒可笑  
則可哭未有喜而不怒笑而不哭者也  
喜怒同出於人武文同出於道譬之人  
焉自本觀之手足耳目皆身也言動視  
聽皆用也自末觀之則手足異號耳目  
異便而世以爲異者有見於末也古之  
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者亦以身故君



子修身而天下平修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歸之林非慕鳥也淵非召魚也而魚鳥從之者從其所也古之人行之者文王是也而於詩見之周南所以取也小雅所以守也而孔子著之以爲法也後之取天下者以兵兵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以力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屠矣故其語曰兔死犬烹鳥盡弓藏蓋其所取者乃所

以殺其身也譬之於盜足以致財而不足以爲生素漢是也湯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豈爲子孫計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霸迭興不得而私也後之守者以子孫計其得之以爭其守之也畏人之有爭心也故秦墮名城銷鋒鏑殺豪

傑愚黔首以止爭也漢高祖曰安得壯士守四方以禦爭也此其所以異也私故也故世以爲異者有見於後也儒者難與慮始可與守成叔孫通之言也通之佐漢而進羣盜壯士其學旣不足於取而天下旣定因時便事作爲朝會祭祀弁服之制以爲仁義守天下之具孟子曰禮節文仁義者也禮以爲節儀以爲文夫朝會祭祀弁服之制是儀也禮之文也豈仁義之實哉則通之學又不足於守也然而漢之所以持世而遺後者其蕭何之法乎通何與焉古之於仁義有四焉由之者道也無爲而無不爲舜禹是也爲之者善也好仁而惡不仁湯武是也假之者爲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霸是也修之者爲道者也故曰回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七十子是也漢之於仁義非善

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明於已也有見於古而已其不迨於五霸者所謂政者未盡善而所謂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之而不至乎宋襄公有亡國殘民喪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爲仁是  
不知務也譬之於盜寡取以爲廉忘其財之盜也子魚曰愛其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此仁人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陳七

商君論

士之爲善終其身則善不勝言也其爲惡也亦然故君子論其大焉以先王之法義而議公孫鞅之行治莫非罪也而論其大者有四焉鞅之術屠也政其具也故政不行則屠秦之民政行則屠諸侯之民去殺則無行焉夫愛人者人愛之惡人者人惡之則屠人者人豈忘之哉而又導之以殺驅之以戰則民知殺

而已懷殺人之心操殺人之具以事其上其不亡者昔未有也故其利足以兼諸侯而其禍亦以亡秦此所謂曰晝而攫金者也金則得矣而身隨之愚者不爲也鞅之亡秦其罪一也政以保民也而殺以行政化以革姦也而姦以成俗用秦之民如牛羊然市無完人道有流血鞅之賊民其罪二也君不患不善而患無其志志者適道之源也孝公雖未

善抑有志矣因其志而導之猶順流而下也而鞅損而小之蔽其良心逢以桀惡百世之後名爲暴君談者不置也鞅之賊君其罪三也鞅誠用趙良之言捐國去位興賢以易政作德以變俗豈徒安秦所以安其身也徇欲怙終卒車裂之鞅之亡身其罪四也夫四罪者人有一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誅而鞅具之邪是故秦伯者之罪人而鞅秦之罪人也

始鞅之說孝公以王道而不用也說者謂鞅舍己從人苟合者也是不然夫懷璧以適市其價百萬而償以萬則賈者不售若石則售之矣鞅之所懷石也而市之玉耳故其價易當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務者所以治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者所以安也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道之終也而鞅以

謂王者之効不及其身數十百年而後見其不知也明矣夫王帝皇者古今之異號耳而鞅以謂有帝道焉有王道焉其陋甚矣而始詭之以王道者豈小人之心欲有所用乎上以探主之意又以堅其意下以引就其說又以拒人之說也則聽之者可不察乎夫孝公之用鞅也以國聽命以身受教威福竝主而不忌朝無公臣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怒

毀者通國而不奪故鞅得終其術可謂  
善用矣以用鞅之道而用賢其王可立  
而待也當是之時子車在鄒子休在楚  
不爲無賢也遠者有所不知而趙良之  
近而又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國者不  
患不能用人而患乎不知人也

### 霍光論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  
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

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  
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  
寄黜昏陟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  
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  
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隣於奪矣其  
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  
昭長而宣立旣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  
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理  
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

碑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爲妻乎則除患於未然光之二失其皆出於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

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昏金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關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收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爾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日磾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爲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陰妻爲不軌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謂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